

官燕武侠小说专辑

追

刀

一

南
官
燕



青海人民出版社

追

刀



南宫燕武侠小说专辑

青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 明

封面设计：郭羽峰

追 刀

南宫燕 著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 行： 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614342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45

字 数： 1100千字

插 页： 4

版 次： 199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套

书 号： ISBN 7-225-01401-3/I·307

定 价： （1—5） 4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目 录

第 一 章	龙腾虎跃.....	1
第 二 章	再世华陀.....	42
第 三 章	金蛇之帮.....	71
第 四 章	中州剑会.....	97
第 五 章	辽东英杰.....	151
第 六 章	扑朔迷离.....	185
第 七 章	枯叶回春.....	217
第 八 章	气势如虹.....	247
第 九 章	百川先生.....	283
第 十 章	连袂同行.....	325
第 十 一 章	落花有意.....	368
第 十 二 章	大忍禅师.....	395
第 十 三 章	擎天之威.....	415
第 十 四 章	欲语还休.....	457

第十五章	身陷重围	494
第十六章	奇毒难当	543
第十七章	海南乌鞭	569
第十八章	鬼使神差	600
第十九章	九绝寒风	627
第二十章	终南之行	653
第二十一章	松亭之约	698
第二十二章	调虎离山	728
第二十三章	烟尘往事	761
第二十四章	嵩山之行	800
第二十五章	清海怪客	826
第二十六章	青灵墨石	855
第二十七章	石破天惊	882
第二十八章	身世之谜	914
第二十九章	天罗遁形	943
第三十章	重回百花	976
第三十一章	儿女私情	1028
第三十二章	初试神功	1052
第三十三章	如烟往事话从头	1077
第三十四章	单刀赴会	1106
第三十五章	贺府之秘	1141

第三十六章	金蛇帮之秘	1169
第三十七章	往事如烟	1197
第三十八章	七绝谷会群英	1228
第三十九章	金刀之谜	1267
第四十章	二十年秘密	1303
第四十一章	变化迭起	1333
第四十二章	喜 事	1363
第四十三章	拂指催敌	1402

第一章 龙腾虎跃

黄昏的阳光像是老迈的悲笑，温和中带着一丝难言的凄凉，整个原野上的景物都被染成一片金黄色。

一片广大的草原的尽头，矗立着一座奇形的高山，山上林木稀少，远看上去，只见到巍峨嵯崎的怪石，根本看不到一点绿色，在山腰上，那条弯曲盘旋的小道像是一条又细又长的白蛇，或隐或现地盘旋在整座山石上。

沿着那条小道，到了山腰的上面，忽然出现了一点人影，在这万籁无声的荒山中，点缀着一丝动的生气，渐渐，那人走得近了，原来是个年约六旬的老道士，只见他身着玄袍，面目清瞿，一双长眉下，两颗眸子射出凜凜威然的神光，尤其奇的是看他一路走来，显然是一路跋涉，然而一袭道袍却是一尘不染，浆得平整无比，更显得潇洒出尘。

那道士走到一个高坡前，停下身来，俯首望了望山下的景色，忽然抚着腰间的长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山下有一片淡淡的蒸气，在辉煌的夕照下冉冉上升，使得立于山上的道士，感到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他喃喃地道：“秦百羽啊，你这一生是无法改掉那争胜好强的老脾气了，廿年前你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是‘无敌天下’，二十

年后，虽然明知武学之道有如汪洋大海，‘无敌天下’的幼稚想法虽然早已消逝，但是那争胜好强之心却是丝毫未改——”

说到这里，他自我苦笑了一下，然后喃喃道：“自幼出家，各种无为清修之书不知读了多少，怎么对我一点用也没有？”

他摇了摇头，又继续向前走去。走过了两个陡弯，前面的山势忽然变得又险又奇，一座高峰几乎全是万斤巨岩堆积而成，左面一块平坦的巨石向外伸出，至少有十丈宽阔，正中间立放着一尊巨大的石翁仲。

老道长正要走上前去，忽然发现在那石翁仲下站着一个人。

老道长迟疑了一下，便闪身退在一块大石后，那石翁仲下的人似乎正在会神思索一个什么问题，根本没有发觉老道长的来临。

道长望着那石翁仲，暗中对自己道：“这石翁仲是我秦百羽数十年来的试掌石，想当年我的想法多么幼稚，每天只是想着，有一天我能把这石翁仲移动了，大概就可以无敌天下了。唉，这座石翁仲何止万斤，凭后天内力硬移那是难如登天，除非先天气功重现人间……而且，即使今天凭着我十年苦参的进境能够把它移开，要想称个天下无敌，那还是大有问题哩……”

他想到这里，思想忽然被打断了，因为他看到那立在石翁仲下的汉子转过身来——

只见那汉子年约四旬，长得龙凤之姿，身材适中，潇洒

之中自然带着几分威猛的气度。老道士看了他一眼，不由得在心里暗赞一声：“好一表人材！”

那汉子手中提着三尺长剑，向前走了几步，忽然猛一提气，伸手平举起手中之剑，不一会只见他头上脑门冒出一股浓浓的蒸气，接着全身衣袍如同狂风之中一般抖动起来——

老道士不由暗中大惊，自语道：“这是谁？起手剑式已达混元归真的境界！这是谁……”

只听得那汉子蓦地大喝一声，接着一连串雷霆般的响声如鞭炮一般连珠而发，只见他每发一剑，便是一声音爆。十招之后，他人剑已合成一片光影，而那连串的雷声也混成了一片嗡然震耳的音浪！

老道士看得既惊且骇，他心中已经知道这汉子是谁了。他紧抓着腰间的剑柄，喃喃地道：“原来世上还有这等神剑……”

那汉子围绕着石翁仲发出五十招后，忽然又是大喝一声，一剑对着石翁仲缓缓递出，那霹雳般的雷震之声随着他这慢慢一招骤停，接着，那剑尖伸到离石翁仲尚有五尺之时，“霹雳”一声暴震，一股令人昏眩的巨大热浪骤从剑尖发出，直击那石翁仲重心所在——

老道士的心悬到了喉间，他紧张地对自己说道：“他要移动这石翁仲……他要移动这石翁仲……”

只见在这惊天动地的一击之下，那石翁仲左右一阵摇晃，却依然没有移动分毫。

老道长惊骇中感到一丝莫名的安慰，惊的是那汉子居然一剑之威撼摇巨石，那一丝莫名的安慰之心，则是为了那汉

子终究没有能移动那石翁仲。

那汉子以剑支地，脸上流露出一种失望的神色，老道长从紧张中回复清醒，不禁暗骂自己：“秦百羽啊，你这窄狭的心胸真是不可救药了。”

那汉子长叹一声，唰的把剑子插入鞘内，老道长忍不住走将出去，大声道：“施主神剑，贫道今日开眼界了！”

那汉子吃了一惊，回头看了看道长，拱手心不在焉地道：“道长请了。”

道长赞叹道：“姚贝川号称天下第一神剑，贫道今日算是服了！”

那汉子转过身来，注视着道长，最后目光落在道长胸前一块碧绿佩玉，面上露出震骇之色。道长微微一笑，稽首道：“贫道秦百羽。”

那汉子再次拱手，面上露出敬色道：“原来是武当掌教，金风道长十年不现武林，姚某得瞻仙顾，何幸如之。”

道长摇了摇头道：“适才见姚兄施展神技，真乃剑中之神，贫道甘拜下风。”

姚贝川暗笑道：“人称武当秦道长最是急胜好强，我又不曾要和他较量，这‘甘拜下风’四字真不知从何解释……”

他口头谦虚道：“道长掌教武当，执中原武学之牛耳，姚某这点不才之学，倒叫道长见笑了。”

他说到这里，回首望了望那座庞然石像，脸上露出似乎不愿久留于此与道长多谈的样子，拱了拱手道：“姚某尚有事在身，就此别过。”

道长一楞，那姚贝川已经反身如飞而去，身形之快，好比长空电击。

道长望着姚贝川的身形消失在石丛中，缓缓转过身来，一步一步走到那石翁仲前，伸手抚摸着那巨型庞大无比的石人，叹道：“想当年我在这石翁仲下朝夕苦练，不知发过多少宏愿重誓，也不知作了多少雄霸天下的美梦。如今，唉，这石翁仲依然立在当年之处，而我秦百羽已经两须花白，老态龙钟了。”

他缓缓转过身来，面对着那石翁仲，脸上神色突然变得无比严肃。他望着那又陌生又熟悉的石翁仲，把心中泉涌的思潮硬生生地压制了下去，然后缓缓吸入一口真气，让那真气在胸中如行云流水一般地运行了一周，只见他的面色愈来愈是红润，而他的双目中射出了令人惊骇的精光。

他缓缓地退了两步，然后在心底里默祷着：“秦百羽啊，十年的苦修，就看这一掌了。”

他缓缓地举起了双掌，掌心开始冒出一丝丝的蒸气，这是武当神功已达炉火纯青地步的表现。

他双掌举到平肩时，忽然开声吐气，双掌如闪电一般地推出，一股狂飚如惊涛骇浪一般直扑向那石翁仲，四周一片飞砂走石，直把那数丈方圆之内掀成一片天昏地暗。

狂飚过去了，飞砂走石停落下来，那石翁仲一阵左右晃动，却是依然矗立原地！

秦百羽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他踉然退了三步，望着那万斤石像。石像的大脸如同一个巨大的冷笑，直楞楞地反望着他。他长叹了一口气，喃喃地道：“秦百羽啊，你仍然没有

把握移动分毫！”

他像是被人重重地锤了一记，神智都显得有些迷糊，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恢复了镇静。他默默地沉思了一会，然后对自己道：“我的归玄神功分明已有了九成以上的功力，却依然无法移动这石翁仲，看来除了传说中那几样陆地神仙之流的奇门玄功，人力是无法移动它了。”

他走到那石翁仲旁，忽然缓缓坐了下来，十年来苦修面壁的情景一幕幕重回到他的眼前，不分寒暑，他忘了时间，也忘世事，心中只知道如何把那武当玄功练到前无古人的地步。在武当绝顶上，他只感觉到花开叶落，流水常青，白云悠悠……

然而此刻，这一切都成过去了，十年苦修，依然无法把这石翁仲移动分毫。他又是忍不住长叹了一口气，缓缓站起身来。

“秦百羽啊，秦百羽啊，你争胜之心也该收敛一下了，不如归去……”

他慢慢地走到小道边，俯望着山下的袅袅炊烟，斜阳西沉，天色入半黑状态。他摸了摸腰间的佩剑，那熟悉的剑柄握在他的掌中，渐渐地愈握愈紧，心中好强的天性又渐渐醒复过来，终于他的脸上又恢复了动人的神采，于是——“唰”的一声，他拔出了长剑。

“呼，呼”，两声刺耳的破风声，他手中长剑上下跳动着，一股强烈的剑气呼之欲出。

这时，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长剑，眼前忽然浮出方才那号称天下第一神剑姚贝川的几个姿势。忽然之间，他完全

气馁了，他喃喃地道：“谈什么剑道，要像姚贝川那样，才叫做真正的剑道，我还谈什么剑？”

“呼”的一声，他把手中的长剑如一道飞龙一般掷了出去，只见一道白光像流星一般落到山下。

秦百羽的身形如一只大鹏鸟一般飞起，几个起落，便消失了身影。

不多时，宁静的空气中又传来一阵清越的吟哦之声，只见一个白衣文士缓缓地从那小道上走了过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一簑烟雨任平生——”

他一面走着，一面低声吟哦，走到那转角处，抖了抖衣袖，继续吟道：“料峭春风吹酒醒，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渐渐地，他走过那两个陡弯，来到那片广坦的石地上，他望了望四周，然后一直走向那石翁仲后面的一片嵯峨怪石。他在那堆怪石上停了好一会，仔细地把那些巨石一一检查了一遍，然后面带满意之色走到石翁仲下，喃喃地道：“天衣无缝！”

夕阳照在他的脸上，只见他面色白皙，额广准隆，双眉斜飞入鬓，目如星辰朗朗，好一个秀俊文士，虽然已是中年之龄，看上去仍是潇洒之极。

他一动也不动地静坐在那巨大的石翁仲下，四周显得寂静无比，除了山风偶而发出呼呼的响声外，周围的空气就像被凝冻了一般。

蓦然，一声沉重的佛号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

“阿彌陀佛！唐施主請了……”

那白衣文士緩緩站了起來，只見對面不知何時已站着四個和尚，除了右边第一個身着青袍，其他的三個全都披着雪白的袈裟，正一字排開站在十步之外。

白衣文士看那左边三個和尚，年齡都在七八旬以上，而最后邊的一個青袍和尚卻是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

白衣文士拱手朗聲道：“唐某何幸，竟能請得少林寺藏經閣三位護寺大師光臨，這一位……”

他的目光落在那青年和尚的臉上，那青年和尚合什道：“小僧無生。”

白衣文士的眼睛亮了一下，他呵了一聲道：“無生……武林中傳說少林寺百年來僅見的天才，黃鶴樓上一掌震退裘子云的可就是閣下？”

無生和尚合什道：“無生無狀，江湖上訛傳虛實，倒教前輩見笑了。”

白衣文士道：“唐某放肆，敢問一句——”

他说到这里忽然一停，那左边第一个老僧沉声道：“唐施主有话但说不妨——”

文士道：“敢问贵寺主持方丈何以未见现身？”

那老僧道：“掌门方丈和施主的事虽然重要，难道咱们三老还担待不起么？”

白衣文士道：“唐某找空明大师独个商量，空明不来，唐某找谁说话呢？”

右边那老僧微微冷哼了一聲道：“空明一寺之尊，唐施主若是堅持要見他，勞駕至少林寺一行如何？”

那姓唐的白衣文士双目一闪，仰天一声冷笑道：“大师便是慧因了！”

那老僧哼了一声，姓唐的文士又道：“人称武林中慧因大师天赋神力无双，以唐某看来，大师老当益壮，果是传言不虚。”

慧因大师冷笑一声，沉声说道：“老僧虚度八十有二，却在卅年前便曾听说武林之中‘灰衣狼骨，盖世金刀’之语，皆为陆地神仙之流，据说唐施主即为‘狼骨’先生，若果真如此，老僧等四人能得一见，可真是三生有幸了。”

姓唐的文士哈哈一笑，那慧因身边另一个老僧冷冷一笑道：“‘灰衣’所指，至今尚未为人所知究竟为谁，盖世金刀卅年前失迹武林，不再有所传闻，唐施主若真是‘狼骨’所指，则是神州之冠，不知师兄以为如何？”

慧因大师微微一笑道：“师弟之言有理，只是……”

他语音一顿，那姓唐的文士一言不发，突然之间一步跨到那边巨大的石翁仲边，右手一伸，抓住那石翁仲右边膀臂。

那慧因等四僧陡然一齐一怔，但见那姓唐的文士面上红云一掠，右臂陡然一弓，那重在万斤以上的石翁仲竟然被他一手托了起来。

霎时四个僧人面色大变，那姓唐的文士一步步走了回来，右手持着那巨大石翁仲，足下虽有有些滞重，但落足之际仍然稳若磐石。他走到小径边，缓缓一沉手臂，只觉大地为之一震，那一尊石翁仲被他移在小径正中，将整个一条小径完全堵塞。

唐姓文士仰天冷笑道：“慧因大師神力蓋世，唐某斗胆請大師將這翁仲移回原位如何？”

所謂行家伸手，便知有無，慧因大師雖是天赋異秉，而且數十年武功修為純粹著重於剛強路道，但他一望那座石翁仲，便知恐非力所能及，是以微一遲疑，沒有回答。

唐姓文士只是冷笑不止，朗聲說道：“卅年前，少林慧因大師在少林山巔，單臂舉起純鋼巨鼎，驚退點蒼三劍，被譽為蓋世力士，唐某便曾自思能否有幸一會大師……”

慧因大師只覺一股不服的怒氣上沖而起，他一步步走向那石翁仲，姓唐的文士收住口，只見慧因袍角飄飄，已然走至石翁仲旁。

忽然那站在慧因身邊的和尚沉聲吼道：“師兄且慢。”

慧因大師呆了一呆，轉過身來，只見那三個僧人一字排開，緩緩走了過來。

姓唐的文士一時也不知這三個僧人究竟意下如何。那三僧走到慧因大師身邊，忽然一齊盤膝而坐。

慧因大師雙掌合什，低低宣了一聲佛號，也坐了下來。只見四人嘴皮一陣微動，原來正在“蚊語傳聲”之術互相交談。

四人交談好一陣，只有那慧因大師一言不發，又過了一陣，忽然四僧一齊站了起來。

姓唐的文士冷冷一笑道：“四位大師決議如何？”

慧因大師身邊的一個老僧長長宣了一聲佛號道：“唐施主顯露功力，那‘狼骨’盛名果然不虛，咱們本當心服口服，只是慧因師兄神力蓋世，未必便會輸於施主……”

姓唐的文士冷笑道：“唐某也正等待此事结果……”

他话未说完，那老僧却又接口道：“只是咱们四人相商，若是平白去搬移那万斤巨物，可是近乎无聊，老僧建议咱们有所赌赛，不知施主意下如何？”

姓唐的文士双眉一皱，他可想不透这老僧此言到底居心何在，一时考虑不决，四个僧人一齐合什不语。

好一会那姓唐的文士才道：“如此甚好，不知是如何赌法！”

那老僧道：“赌赛之议为老僧所提，赌注自当由唐施主决定，老僧四人一一照办。”

那姓唐的文士点了点头道：“那么咱们便以那石翁仲……”

他话声陡然止住，一个念头闪过心头，暗暗忖道：“不好，那老和尚商议了半天，方才分明说是无论我提出什么赌赛，他们四人照办，暗中一语已扣定四人之数，若是我仍以那石翁仲为题，他们四人一齐上前，眼下我便输定了……”

他念转如飞，口中改口说道：“不知输赢之后咱们如何？”

那老僧双眉一轩，冷冷说道：“咱们赌赛一事，若是输了的一方，必得依言办理。”

唐姓文士眼珠一转道：“如此甚好，唐某想攻击四位一招如何？”

那四个僧人一起怔了一怔，慧因大师道：“若是老僧等接下此一招又如何？”

姓唐的文士微微一笑道：“那么唐某便输啦。”